

· 通俗文艺小丛书 ·

LI MING QIAN DI FENG BAO

黎明前的风暴

(工厂史选)



通俗文藝小叢書

黎明前的風暴

(工廠史選)

鄧寶章 初洪如等口述
趙承惠 張亞男 鍾其整理

春風文藝出版社

1960年·沈陽

黎明前的风暴

鄭宝章 初洪如等 口述
赵承衷 張亞男 鍾 其 整理
王 秋 插图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宫前里2号）

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$\frac{1}{16}$ •17 $\frac{1}{25}$ 印张•27,000字•印数：1—6,000 1960年5月第1版

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10158•215 定价(4)0.12元

一、園 套

一九四七年的春天，国民党正統治着沈阳。

清早，东北交通部皇姑屯总机厂，还保持着上班前的寂靜。晨光下，几条长滿黃銹的鉄道上，横七豎八躺卧着不少破旧的火車。車輪、車軸和破破烂烂的零件器材，堆的到处都是。中間几条鉄道，一直通向机械分厂的厂房。一扇大門斜吊在門框上，风一吹，忽忽悠悠顫动，好象随时都准备倒下来似的。在鉄道的东北面，景色却全然不同，一座灰色的办公大楼挺神气地立在那里。窗内藍色的窗帘和盆栽，透出一派豪华的气概。好象有意衬托工場部分的破旧和蕭條。

这时，大楼前面的公告牌前，围满了工人，公告牌上贴了一张崭新的布告，布告的内容是：一、自即日起，本厂凡未滿十八岁的工人一律开除厂籍；二、自即日起，本厂十八岁以上、二十岁以下的工人，一律按徒工待遇。下边，在厂长的名銜下，是大字楷书的“林为榕”三个字。

“他媽的，还叫人活不！”

“工匠待遇还吃不飽肚子，改成徒工就只有全家餓死的份了。”

“林为榕的心腸太坏啦，剛上台就拿咱們开刀了。”

工人们你一言我一語地謾罵着，議論着。

青年工人張鵬起，这时也挤在人群里。他穿着一身沾滿油垢的工作服，胳膊窩夹着个破飯盒，黃瘦的臉上，长着一双稚气未褪的大眼睛。他两眼盯着牌上的布告，臉色却由黃变紅，由紅变紫了。在他

的眼睛里，閃射出憤怒的光，憤怒里還摻雜着焦急和委屈；工人們的議論他好象沒聽見，一扭身擠出人群向分廠去了。

在旋盤廠的二呎半牛頭刨床旁邊，孫玉魁手里在擺弄着點什麼。其實呢，他心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。剛才進廠時，他也看到了布告，聽到了工人們的議論。在往分廠走的路上，青年工人潘恩學追上了他：

“孫師傅，你看見那張布告了吧？林為榕真會出壞主意！你看他是不是想用這辦法降低咱工人的收入肥他自己呀！剛才我算了一下，一個普通工匠四十多万塊，一個徒工才二十多万塊，相差一半，咱工廠二十歲以下的，少說也有個二、三百人，這筆錢可賺的不少啊！”

潘恩學說完，兩眼盯着孫師傅那深邃的，在他看來是蘊藏着無限智慧的眼睛，象每次一樣，他等着孫師傅給他一些有益的指點。但是孫師傅仍在默默地走着，一

句話也不說，快到門口时才說了句：

“也許不是这么简单，他要撈錢有的是法子，这个办法太笨了点儿。”

孙师傅掏出烟袋啣在嘴里，就再也没有吱声，潘恩学知道，这个问题在孙师傅没有想透以前，是不会再说什么了。

孙师傅一个人在床子旁边不停地琢磨：林为榕这家伙葫蘆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？“二十岁以下，二十岁以下……”他一下子明白过来了，国民党在东北战场上，接二连三地吃败仗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兵源不足，只好用抓丁拉伕的办法来补充。而学徒和临时工被抓了兵，工厂是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的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？林为榕这是和反动政府设下了圈套，要把二十岁以下的工人都抓去当兵呀！……不行，不行，不能让这些年轻人去打自己的队伍，不能让他们去替国民党反动派送死……

正在这时，張鵬起来到了孙玉魁面前，象小弟弟找见了大哥，講述自己受欺侮的情形似的：“孙师傅，您看见外边的布告了吧？我，我妈还病着呢，五口人全靠着我一个人，这回要改成徒工待遇，一个月的钱还不够买两块豆饼呢，我可咋办呀？”说完，两眼看着孙师傅，就象从孙师傅身上能得到希望，能得到求生的道路似的。

孙玉魁并没有立即回答小張的话，停了一会，說：

“小張，依你看林为榕把你们改成徒工待遇合不合理？”

“合理个屁，我已经当了七年技术工人了，两个徒也学满啦，这是欺侮人！”小張气愤愤地說。

“用什么証明你确实是技术工人呢？”孙师傅問。

“証明都装在这儿呢！”小張拍拍上

衣口袋說。

“那証明当然也有用，不过最頂事的証明是你的手艺，干什么活就該給什么錢，干工匠活給徒工錢这就叫不合理！”停了停孙玉魁又問：

“小張，我給你講的民国二十年上，制烟厂工人向厂长請願，要求不发紙票发现大洋的事，你还記得嗎？”

“記得呀！”小張臉上馬上出現了孩子般的笑容，“那回不是工人們抱成团，围住了厂长室，向厂长說理提要求，不答应就不去干活嗎？后来厂长没办法，一律发的現大洋。”

“对呀，你当时要是制烟厂的工人，敢不敢去請願呢？”孙師傅問。

“我怎么不敢？你不說過，只要大伙齐心，他就不敢把咱們怎么的嗎？”

“那么，林为榕今天欺侮到咱們头上来了，咱就这样忍受嗎？全家就靠着两块

豆餅干餓死嗎？”

“对，孙师傅，我們也应该……”

小張的話還沒說完，孙玉魁一边打开小刨床，一边嘱咐小張：“小張，干活去吧！我飯盒里帶了一块熟疙瘩，晌午吃飯到这儿来吧！”

这时，上班笛已經响过，工人們三三两两走进来，孙玉魁看見“三青团”分队长班錫久，正朝这边走来。

張鵬起今年剛跨十八岁，他父亲也在这厂里干了一輩子活，还是在小日本統治时就累死了。張鵬起才只十一岁，站起来还没有車床子高，就进厂学徒。七年来，張鵬起学成了一身手艺，人却劳累的又黄又瘦。从去年起，一身疥疮纏着他，但是沒錢治病，只好硬挺着干。小伙伴们开玩笑，都叫他“死人幌子”，“塔灣①”。

① 塔灣——沈阳市郊的一块坟塋地。

客”。

張鵬起从旋盘厂过来，迎面碰上了台車組的小王和小李，他知道，他們兩人也都不够二十岁，他就一手一个拉到門旁說：

“你俩看見那張布告了嗎？咱們找林为榕去講理，讓他按手艺給錢，不管年齡大小，你們看好不好？”

小王說：“好是好，可他要吧咱們抓起来，家里可吃什么？”

小李也說：“就怕胳膊再硬也擰不过大腿呀！凭咱們就能斗得了林为榕嗎？”

張鵬起一听真来火：“你們两个可真是軟鷄蛋，去找个厂长也怕这怕那的，他不也是俩眼一个鼻子嗎？”

小李一听也挺生气：“你不是軟皮蛋；就自个去得了唄，还找我們干什么？”

張鵬起一听更上火了：“你們以为我

不敢自个去嗎？”他覺得小伙伴冤枉了他，一鼓气說：“你們看我敢不敢一個人去！”說着就朝大樓走去。

到了大樓跟前，張鵬起可就緊張起來了，心怦怦直跳。心想回去吧，小李正把着門干活，一眼就會瞧見，定會說我光會吹牛。這時他想到孫師傅常說的“人窮骨頭硬”這句話，心想：“我就是骨頭硬。”隨着，象一支箭似的沖上樓去。

林為榕的辦公室在盡西頭，為的是透過窗戶可以暗地監視廠里的工人勞動。林為榕住的是里屋，外屋是國民黨六大“劫”收委員和各科科長辦公的地方。

張鵬起走到廠長室的門口，一膀子就把門給撞開了。里边的小嘍囉們以為來了什麼長官，忽拉一下子全都站起來了。張鵬起根本沒有理他們，扭頭就往廠長室走。這時，他們才看清是個邋里邋遢的小工人，一下子都僵住了，坐在邊上的賈光

选羞恼成怒，一把抓住小張的胳膊說：

“小兔崽子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找厂长！”

“厂长接待你这一号人？滚！滚！”

說着就往外拖。

張鵬起一看这家伙結着一條紅領帶，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西服，磨身就往他身上靠，这家伙怕張鵬起油脂麻花的工作服弄脏了他的西服，吓的赶忙往后躲閃。張鵬起趁机往里屋門上一靠，忽的一下厂长室的門开了。

林为榕正低着脑瓜在看文件呢，抬头一看，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工人，大模大样进来了。他甩动了一下大背发，惊愕地說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来这里干什么？”林为榕的眉头皺成个疙瘩。

張鵬起被他这一問可有点发慌了。但馬上又鎮靜下来，暗暗囑咐自己：不能发

慌，理由要說得充足些。想到制烟厂的工人就是这样干的，他大声地回答說：

“我来請願！”

這句話就象一根彈簧似的把林为榕从椅子上崩了起来。他暴跳着，指手划脚地說：

“你請願！就你一个人嗎？”

張鵬起說：“一个人就不許請願了嗎？你要把二十岁以下的工人都改成徒工和临时工，这不合理！干什么活就該給什么錢，你工厂是講手艺，也不是講岁数。”張鵬起越說越生气，“要比岁数，那公园里的王八岁数大，可不会干活……”

林为榕知道他是单人独馬闖进来的，早就放下心了，一挺身靠在沙发上說：

“你年紀輕輕的不要胡鬧，回去好好干活吧！改成徒工待遇嘛！那是因为你們技术低。”

“誰說我們技術低？”張鵬起也找了張沙發坐下了；我們干的是工匠活！”

“干的是工匠活？你學徒學滿了嗎？”

“學兩回都滿啦！”

“你有什么証據？”

“我的手藝就是証據，這就是証據！”說着從兜里掏出一堆紙頭扔在林為榕眼前。

林為榕正了正眼鏡，一件一件拿起來審視，証件雖然舊，但都是有章有印，挑不出毛病來，有富士電機株式會社的入門証；有日立株式會社的考工証，也有本廠的工傷証……他覺得這個小伙子還真不好纏，放下証件應付地說：

“你先回去干活吧，你的要求我可以考慮，五天以後听信。”

張鵬起滿心高興地走回現場之後，他找廠長的事，象長了翅膀似的，在小伙伴

們中間很快地就傳開了。

午休的鈴剛響過，張鵬起捧着飯盒湊到孫師傅跟前，興奮地說：

“孫師傅，我去請過願了，林為榕那傢伙答應五天以後听信……”

“多少人去的？”孫玉魁的臉一下子變得嚴肅了。

“我一個人呀！”

“小張，你怎麼可以一個人去？”張鵬起一听，不但沒得到他的夸奖，反而看出孫師傅有點不高興。

“小張，你記住，單絲不成綫，獨木不成林，再能干的工匠，一人修不成個火車頭。你想想，就凭你一個人他能怕你嗎？他怕的是大伙抱成團不給他干活。”

孫玉魁說到这里看了看四周沒有人，便拉起張鵬起往一個僻靜牆角走去了。

五天很快的過去了，林為榕並沒有給

張鵬起回信。張鵬起越來越信服孫玉魁的話了，他想：林為榕這小子真是不怕我一個人。一想到上次請願的事，就感到一種上了當的屈辱，也更促使他產生了繼續鬥爭的決心。半個月來，他東奔西跑，串聯了機車、鍋爐、機械等各個分廠的四十多個工人，他們都和他一樣是被迫改為徒工的，也都是有膽量的青年。大家說定了一塊到大樓去請願，來個好漢子硬到底，誰也不能裝“熊”。

下班的汽笛剛響，這四十多個青年人就浩浩蕩蕩往大樓走去，下班的工人們看見了，有人就問：

“你們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們去找林為榕，要求他按手藝給錢，廢除上回布告的兩條規定……”

這麼一說，很多青年工人都加入了他們的行列，有的不是青年工人也跟了來助威看熱鬧，越走人越多，後面黑乎乎地跟